

学术討論資料丛刊

关于李秀成評價問題

(第一輯)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学术討論資料丛刊

关于李秀成評價問題

(第一輯)

历史研究編輯部編

(內部发行)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
(第一輯)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(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

新华书店(内部)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$6 \frac{1}{4}$ · 字數 148,000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 11002·410 定价(六)0.67元

印數 00,001—10,000

出版說明

为了供学术界研究工作的需要，我們出版这套《学术討論資料丛刊》。

本丛刊所收集的文章取自各报刊，按专题汇编，分辑出版。文章保留原报刊发表的样子，次序一般都按发表先后编排。

三联书店

一九六四年八月

目 录

評李秀成自述	戚本禹 (1)
——并同罗尔綱、梁岵庐、吕集义等先生商榷	
評李秀成	周衍发 (26)
——与戚本禹同志商榷	
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緩兵計	罗尔綱 (36)
讀戚本禹:《評李秀成自述》	康右銘 (67)
李秀成是伪降还是投降	苏 述 (78)
——与罗尔綱同志商榷	
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	苑书义 吕翼祖 (87)
——与戚本禹同志商榷	
論李秀成的叛降	倪墨炎 (101)
——与罗尔綱、周衍发同志商榷	
論李秀成	茅家琦 (114)
英雄一世,糊塗一时	朱仲玉 (132)
——談李秀成的評價問題	
忠王不忠	李炎巨 (140)
試談李秀成的評價問題	傅尙文 (146)
从“伪降”到“苦肉計”	江 汉 (154)
——《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緩兵計》一文讀后	
怎样評價李秀成的投降問題	史 真 (162)
——与周衍发同志商榷	
忠王李秀成的評價問題	陶翊之 (171)

評李秀成自述

——并同罗尔綱、梁站庐、呂集义等先生商榷

戚本禹

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，在 1864 年（同治三年）7 月 22 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。他在敵人的囚籠里寫了一個自述。這個自述，從它的史料價值來看，無疑是極其珍貴的；但是，從它的根本立場來看，卻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“自白書”。

矛盾的历史現象

歷史的現象是多麼矛盾。驍勇善戰、叱咤風雲的農民革命將領卻寫了一個阿諛奉承、卑躬屈膝的“自白書”。偉大和渺小，光榮和恥辱混合在一起了，多麼不調和，多麼不一致！怎樣對待這件事，怎樣理解這件事？幾十年來，歷史學家曾經給我們提供了多種不同的解釋。

“這是根本沒有的事，英勇的忠王怎麼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！？一定是曾國藩的偽造。”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實性，來為李秀成辯護。但是，經過歷史學界一番爭鳴之後，這種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。

又有人說：忠王在自述里確實寫了一些污辱自己、奉承敵人的話，甚至表示要向敵人投降，雖然這些話對李秀成的英雄事跡來說

是个污点，但是那都是假的。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“伪降”来争取敌人的宽大，以保存革命力量，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，分化满汉统治者，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。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。

罗尔纲先生在《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》（1951—1957年开明书店、中华书局版，以下简称《笺证》）“三版自序”里说：“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，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。”^①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：“在忠王自己打算，如果经过伪降，得到释放，借招降为名，先保存革命的实力，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爆发，或满清皇朝、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爆发，他就企图利用这一种情势的发展，来保存自己的实力，发展自己的实力，从而推翻反动统治，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。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，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。”^②

在《笺证》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。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，除了“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經驗教训”以外，主要有两项：“第一，‘保民为乐’……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，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。第二，‘防鬼反为先’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）……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。”^③忠王之所以用“极委婉曲折的叙述，甘言蜜语的辞句，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‘投降’两字”，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，以免“刺激敌人，招致敌人疑忌”。^④这

① 罗尔纲：《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》，1951—1957年开明书店，中华书局版，三版，第6页。

② 同上，第34页。

③ 同上，四版，第36—37页。

④ 同上，第36—62页。

种“苦心”，“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見。”^①

为《箋证》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綱先生的意見。他說：“从現在殘存的文献来看他（李秀成）当时的态度，是利用封建統治者內部的矛盾，保存革命力量，把斗争的矛头轉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，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。……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，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，更不能作为怕死、妥协投降看待。……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导人，英雄人物，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說的。”^②

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帖庐先生也說李秀成是“伪降”。

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館在《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》出版前言里說：李秀成“忠貞坚定的态度，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帶些頌諛敌人、污損自己的話，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，决不能听信曾國藩所污蔑的‘宛轉求生、乞貸一命’的鬼話。”^③校补自述刻本的呂集义先生也說：“在全部自述中，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，不得不說了一些污損自己的話，但在字里行間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場”。^④

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見。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，在自己的著作里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頁历史。

忠王不忠，历史的事实遮盖不住

問題真的解决了嗎？沒有。

① 罗尔綱：《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证》，四版，第65頁。

② 同上，第8頁。

③ 《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·前言》（以下簡稱《校补本》）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，第9—10頁。

④ 《校补本》，第18頁。

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。历史是客观的存在。客观的历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。

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。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。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訌以后，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，清军乘势进逼，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。为了挽救局势，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，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、江北大营，解除了南京的包围。以后，又乘胜东进，解放了苏杭地区，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。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，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。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，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。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，是不能抹煞的。但是，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、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，也是否定不了的。在他的自述里，颂扬敌人、诋毁革命的话是那样的清楚，那样的明白，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。

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。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——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。他赞美曾国荃“有德之人，深可服佩”、“智才爱众”“惜士恩良”；赞美曾国藩“恩深量广，切救世人心”、“仁爱惠四方，兼有德化之心，良可深佩”；恭维他们“恩德巍峨”“运算良才”、“明才足过”“盖世无双”、“谋才福泽（泽），无此（所）不能”。他赞美臭名昭著、军纪败坏的湘军“将相勤劳”、“兵壮”“力足”、“营规分明”、“能受苦坚”、“此军常胜，未见败过”。①

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，被他称为“恩深兼有德”、“仁爱惠

① 《校补本》，第31、32、44、52、60、84、107页，按：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，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。

四方”的那支“救世人”军队，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：“本地人民不能挑担，又无窖可挖者，尽遭杀死。……其幼孩未滿二、三岁者亦斫截以为戏，匍匐道上。妇女四十岁以下者，一人俱无。老者无不負伤，或十余刀、数十刀，哀号之声达于四远，其乱如此，可为发指。”^①

在自己的兄弟姐妹、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残酷屠杀的时候，一个革命将领，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，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嗎！？

美化敌人，必然要丑化自己。李秀成也不例外。在自述里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說成是“忽（屈）悞英雄”、“悞死世民”，“违犯天命”、“害民害众”，“先机之定数”、“世人之劫数”。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，他懊丧地叹道：“何生天王而乱天下，何我不才而佐他乎？”^②

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責备特別苛刻。他批評天王“不問賢良”、“不問国事”，“不修得（德）政”，“不以軍民为念”，責备他“用人不专，信人之不实，谗佞（佞）张揚，明賢偃避，豪杰不登”。^③但是，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，則有不少是不真实的。例如：他說天王对他不信任，把他母亲、妻子扣在南京作“押当”。这不是事实。他說，南京被围，城内无粮，他向天王“求放穷人之生命”，“主不从依”，“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，准出城外逃生。”^④这也与事实不符。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，天王为了解救危局，曾經封他为真忠軍师，托以全国軍政最高权力，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，反而說，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，甚至說，“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”^⑤。这些問題，罗尔綱先生在《箋证》里都

① 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編簡輯》，第三册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，第 376 頁。

② 各見《校补本》，第 29、51、52、122 頁。

③ 同上，第 28、43、51、108 頁。

④ 同上，第 102 頁。

⑤ 同上，第 94 頁。

指出过。應該說，洪秀全不是沒有錯誤的，同時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確地評判洪秀全的功過；但是，無論如何他不應該不顧事實，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領袖的臉上抹黑。

他這樣指責天王，夸大他跟天王之間的矛盾，實際上包含着在敵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圖。他把自己的革命歷史描繪成這樣：他一開始就是受“惑教”而參加革命的，“自拜上〔帝〕之後，秋毫不敢有犯，一味虔信，總怕蛇虎傷人。”^①“我自小為民不知，勇勇而來”，一路“迷迷而來”，“朦朦而隨”，“造成今日患害”，“情知此事者，能死亦不能為也”。^②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國后期率領革命群眾取得的巨大勝利說成是：“初任重事，又不周詳，糊糊塗塗而作，此時國未當絕，亂作而成，亂行不錯，故而保至今也。”^③他說，他之所以仍舊呆在革命隊伍里，不過是“奇（騎）上虎輩（背），不得不由。”“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，若人能先有先知，何肯違犯天命，逆天行事？何人願作不良（不）義不孝？何人而肯輩（背）井冑（離）宗，冑（離）親別友，去戚冑（離）鄉？”“我不故（過）在秦為秦，為（在）楚為楚”。^④除了強調自己沒有革命意識以外，還表示他早因為自己“本是忠直賢良，〔不〕幸未逢明主”，而有動搖之意了。只可惜清軍“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”，不然，太平軍“解散久矣”。“因我粵人，無門他入”，所以才堅持革命至今。如果這次“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（請）聖上，肯赦此粵之人，甚為美甚”。^⑤

李秀成在自述里，不僅絕不隱瞞他思想的動搖，而且也不掩飾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。

南京保衛戰最危急的時刻，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

① 《校補本》，第6頁。

② 同上，第19、29、51頁。

③ 同上，第33頁。

④ 同上，第29、47頁。

⑤ 同上，第19、44、93頁。

曾國荃營下的一个師爺拉上了关系，商談了投降的事。大概这个人不善於做叛賣勾當，以至來往十几天，还没有得到实情。宋永祺嗜酒，醉后失言，把李秀成同他談的一些机密要語，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陳德風讲了，陳德風得了风声就写信來問。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務會議，陳德風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順手打开了，大家看了信就質問李秀成，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，准备正法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弄大了，鬧得“合城惊乱”。“朝臣”們也都不同情李秀成。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銀子疏通了莫仕葵，才把事情平息下去。李秀成在自述里說：“自此之后，四时有人防备，恐我有变心。”①

不但如此，他还反复強調自己过去已經做了許多有利于清軍的事情，來向敌人表“功”。

表“功”的表現之一，是一再地說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“大清皇上”的俘虏。

第一件事是打下揚州，“揚州知府被拿，当而礼敬，将其全家一一寻齐，当即訊問該知府願降与不降？肯降即可，不肯从，皆由自願也。該〔知府〕不从，……后将該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，发盘川艮（銀）三百五十兩而行。”②

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，俘虏了“清朝文武侯补大員无数，滿將多員，俱未伤害，各欲回家，无盘川者，我給其資，派舟送往。”③

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，俘虏了清將李錫揚，“見是勇將有名之人，心內痛惜英雄，故未杀害”，后来劝降不成，“仍言（然）礼待，并未鎖押，悉听其由”，过了几天，“发盘川銀六十餘兩，其不受而去江西”。④

① 《校补本》，第106頁。

② 这段話《校补本》漏鈔。

③ 《校补本》，第56頁。

④ 同上，第64頁。

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，“当即传令諸軍”，对“被获滿州兵将”“不准杀害，私杀害者培（賠）命”，不願投降者，“給費”“准其回国”。“在省候补、候任清官无数，业亦給費其回”。被获人員里的高級官吏林福祥、米兴朝等，“我亦不杀，礼而待之，又未鎖押，落在书房，与我文官閑及（叙）。”“林、米二人欲去”，“即备舟只各一条，由杭州到上海，各給艮（銀）三百两”。不仅对俘虏优容礼待，就是对清朝陣亡的將軍、都統，也派人到处“寻其尸首，用棺木埋之”。那个“甚得軍民之心”的巡撫王有齡，城破自杀，尸首是李秀成单騎到后花园亲自寻見的。找到尸首后，李秀成用“大清”的“衣帽朝服”把他入殮，后来又“点足五百人”、“給舟十五条”、“費艮（銀）三千两”，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。写到这里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說，“各扶其主，各有一忠”，“惜看英才义士”，“死不与其为仇”。①

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員，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？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爭取敌人。就算是这样吧，那末，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，还讲这些，却又是为什么呢？这时已經沒有敌人可爭取了，讲这些話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“爭取”自己吧。李秀成自己說：“非我参是好言，光我之溥（薄）面，皇天明照，不敢隱瞞。”② 不是表“功”是什么！③

表“功”的表現之二，是一再地說自己过去如何寬恕投靠“大清皇上”的革命叛徒。

第一件事，叛徒李昭寿“献滁州投大清，我亦未責，将其在京所

① 《校补本》，第69—72頁。

② 同上，第56頁。

③ 据曾國藩的幕僚赵烈文記載，李秀成在一次談話中曾經向他說：“至于用兵所到，則未尝纵杀，破杭州得林福祥、米兴朝皆礼之，官眷陷城者，給票护之境上，君独无所聞乎？”也是一种表“功”的口气。見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編簡輯》，第三册，第374頁。

配之妻，瞞我天王而偷送付”。①“我亦未責”的話不是事實，但是其表“功”心理，昭然可見。

第二件事，納王郢永寬等人早就要叛變了，“雖悉其為，我亦不罪。”還告訴他們：“現今我主上蒙（蒙）塵，其勢不久，爾是兩湖之人，此日由爾便，爾我不必想（相）害。”後來“這班返（反）臣不義”，將慕王譚紹光殺死，“投與李撫台”。“獻城未及三日，被李撫台殺害”。②

第三件事，松王陳德風在圍城時私通“東〔門〕外蕭軍門”，事泄被捕，“該與我想（相）好，……當即出計保之，代用去銀一千八百余，然後保陳德風之命。”③

赫赫有名的忠王，原來是個軟骨頭，這真出乎反動派的意料，老奸巨猾的假道學家曾國藩對付軟骨頭當不乏手腕，於是在兩次“深惠厚情”的談話之後，這個所謂“萬古忠義”的忠王終於向反動派遞交了降表。自己投降了不算，還要替反動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。

“先忠於秦，亦丈夫信義；楚肯容人，亦而死報。收復部軍，而酬（酬）高厚，余兵不亂四方，民而安泰。一占（沾）清帝之恩，二占（沾）中堂、中丞（丞）之德，萬世威名……我生而本無才略，秉直心院（願），見義而從，別無他也。……見中堂、中丞大人量廣，故而直議（表）真情：我肯與中堂、中丞（丞）出力，凡是天國之人，無不收服。中堂、中丞大人欲除我患，代收齊此人回來，爾除亦是是（是字衍文）好事。我喪國亡，收齊此眾，免亂世民，平我之心，而為百姓，得中堂、中丞（丞）相將免勞，免費國之財貨。此是被獲承恩厚待，直心直說，並非而有

① 《校補本》，第35頁。

② 同上，第92、93頁。

③ 同上，第104頁。

別意，懇請揣之細詳，便知的實。”^①

“今天國已亡，實大清皇上之福德，萬幸之至。今我在天朝，亦忠其為，其國軍亡，我為洪姓之將，外眾將兵具（俱）是我轄。今見老中堂恩惠甚深，中承（丞）大人智才愛眾，惜士恩良，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荃（全），而酌高厚，……願收齊人眾，盡義對大清皇上，以酌舊日有罪愚（于）民。若我主在邦全，我為此事，是我不忠；今主死國亡，我兵數十萬眾，亂壞世民間，我不能衛，同其害民，皆我之罪也。天朝失國，今蒙恩代（待），願代收齊報德。今而扶洪姓為將，今已被拿，本應早日誅刑，承蒙遲究，敢帶（感戴）靡涯。今國敗盡，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，老中堂以及中承（丞）大人肯容此舉，室及（實乃）大清皇上格外之福，萬民同沾（沾）中堂雨露之恩。若我能〔有〕此本事收復，恐防我他心，仍祈刑正國法，如辦不成，正國法是定。我此者，實因欲保民為樂之意。恐中堂不信我有此為，仍鎖在禁，容我辦為，付人我用，可在皖省居中，兩岸好辦。心虔有余，無有二意，如承因（恩）肯納，具（俱）辦齊全，決不負意。祈勞高才揣度，否合可為？”^②

自述的最後部分被曾國藩撕毀了，但是，就在最後幾行間，堂堂天朝的軍事統帥已經自認為是“大清民根”了，而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，則變成了“眾匪”。^③

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說，李秀成在死前，還寫了十句絕命詞，“叙其盡忠之意”。^④許多人拿這件事來證實李秀成的“凜然氣節”，可惜原詞沒有留下來，否則或者可以為這種說法找到一些實

① 此段《校補本》漏鈔，當補于第31頁。

② 《校補本》，第112—113頁。

③ 同上，第119、121頁。

④ 《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》，第三冊，第381頁。

在的根据。但是,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,已經太迟了。“既干进而务入兮,又何芳之能祇”。把詩詞化为长江的波濤,也洗不淨这一頁投降变节的可耻記錄。

总之,无情的事实說明了: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写的“革命文献”,^①它只不过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“自白书”。

問題的焦点是怎样評断李秀成的动机

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“自白书”,可是罗尔綱等先生却說这个投降是假投降,說自述里那些“頌諛敌人、污損自己”的話,都是欺騙敌人的。

問題的焦点是怎样評断李秀成的动机。

为了对历史負責,必須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。

毛主席說:“我們是辯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統一論者。”^②評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,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,这里必須避免主观的臆測。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,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。

我們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綱領,即“招降十要”。李秀成认为,“天朝之根已去,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”,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,“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”。^③“招降十要”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。

① 有人根据《清史記事本末》的一条材料,說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說,“速將紙笔来,吾当书之,吾史館实录为尔曹焚掠尽,吾不述,奚以传后。”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問題,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經過的人的記載里,都不能得到证实。

② 《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卷,第870頁。

③ 《校补本》,第119頁。

“招降十要”的办法之一，就是用“恩赦两广之人”的政策，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。“肯散两广之人，其各易办”。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，以使“人人悉中堂中承（丞）宽恩赦他，其心免结，图事速成。”他又建议曾国藩“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，言金陵（陵）如此如此，今各众不計何具（俱）赦，仍旧为民”。^①

在这里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，亲自参加招降活动。

李秀成在“招降十要”的结尾部分里说：“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駕前訊問，承恩惠示，真报无由。罪将一身屈錯，未逢明良，今見老中堂恩广，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酌报。昨夜深惠厚情；死而足願，欢乐归阴。”

在这里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見新主人的見面礼。罗尔綱先生在《箋证》里說，李秀成这里写的“罪将”，并不是向敌人“低头”，而是說罪在“不能保卫太平天国”；“死而足願，欢乐归阴”的話，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。^② 罗尔綱先生似乎錯誤地領会了李秀成的意思。李秀成的“罪将”明明是向敌人表示懺悔的自称；“死而足願，欢乐归阴”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諛詞。翻譯成現代的話，就是：“我的罪大极了，您老却这样的恩待我，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。今后为您赴湯蹈火，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願的。”試問，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？

李秀成的招降計劃，共分三步：

第一步，“先收我儿子为先”，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，去办这件事。

^① 这里以及以下所引“招降十要”原文，均見《校补本》，第113—118頁。

^② 罗尔綱：《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证》，四版，第35、64頁。